

大山里的“飞行班”：从不会开机到国赛夺冠

一位乡村教师与“飞天娃”的7年创新实验

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 周雅婷

“上、下、左、右，加快速度，注意前方障碍物……”10月15日，邵阳新邵县酿溪镇第三完全小学和新邵县思源实验学校的操场上，无人机社团的学生们正在进行飞行训练。最小的学生才刚上三年级，但已经满怀热情地学起了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这是孩子们每周最爱的科技课堂。

酿溪镇第三完全小学教师陈儒是这群孩子的指导老师，七年来，他带着一批从未接触过“飞行”的农村孩子上无人机课，从零基础摸索到斩获国家级赛事冠军，从模仿飞行原理到设计物流投送装置，这群大山里的少年或许未曾见过都市科技馆的穹顶，却在焊接电路板的火花中点亮了创新思维，在飞速穿梭的飞行器上重构着探索蓝天的梦想。

乡村学校里的无人机课

7年前，扎根乡村教育多年的信息科技教师陈儒来到新邵县思源实验学校任教，平时最大爱好就是“捣鼓”航模和编程的他，恰逢学校要推进学生科创教育。“我想让更多农村孩子对科学知识不再茫然。”于是，陈儒接下了组建创客工作室并进行教学的担子。

这是一个从零开始摸索前进的过程——那时，机器人、无人机对乡村娃们来说，还是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高大上”事物。而全县在编在岗的信息科技专职教师极少，农村孩子不要说学无人机，有些就连电脑也不会用。为此，陈儒自费学习了无人机编程、人形机器人、3D打印，还拿到了CAAC(中国民航局)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学校也用有限的经费出资购买了一批学生竞赛专用无人机设备。

对孩子们来说，无人机是一门很新奇的课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机械、电路电子



孩子总是主动找陈儒沟通飞行技巧。机率。“例如目视操控，学生们会先练习悬停、直线飞行，再进行弯道、穿越高低圈的组合动作训练。而对于FPV(第一人称主视角)操控，则会先让他们上模拟机。”

成系统的教学体系，逐渐启蒙了孩子们对于科技的热情。每周组织3次活动的创客实验室，常常爆满，申请来社团的孩子更是挤破了门槛。在操场布置好的赛道上，有更多的孩子喜欢上了科学。

无人机操作看似简单，实则易学难精。陈儒告诉记者，在学校的无人机社团里，孩子们大部分都需要经过一年时间的基础动作训练，才能熟练上机、减少炸

孩子们飞出新高度

乡村教师基本秉持同样的信念：让孩子走出大山。但在山窝窝里的孩子们要以什么样的期待走出去？无人机课给了这个问题很好的答案——每双沾泥巴的手，也都能触摸星辰。

从基地顺利起飞，操纵机器穿越圆环、盘旋翻滚、竖井腾空、消灭敌人、消除障碍，最后成功返回着陆，整个过程用时只有44秒……陈儒还记得无人机社团里

最出色的学生——初三女孩何怡。她成绩不算特别优异，但有想法敢实践，热爱飞行，2020年参加湖南省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是学校里第一个获赛事第一名的孩子。

“她参加的是竞速比赛，追求极限速度下的精准操控。”赛道的理解、空间的感知、飞行线路的设计、器材的组装与调试，这对学生的素质要求更高。而女孩很有想法，在赛前主动找到陈儒沟通飞行技巧，根据规则针对性突击训练，“从调试设备到根据飞行习惯适应赛道，都是她自主完成。”在瞬息万变的赛场上，她的心态稳定，毫无失误地拿到了满分。

7年时间，无人机社团有30余名学生曾获得国家、省、市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无人机大赛、青少年体育模型比赛暨人工智能创新挑战大赛一等奖。在今年7月举办的湖南省青少年科技体育比赛中，从无人机课堂走出去的12名学生在4个组别里都斩获了一等奖，还有不少学生成为科技特长生。

孩子们的成长与变化并不只有各类竞赛中取得的成绩。2022年，陈儒从新邵县思源实验学校调任新邵县酿溪镇第三完全小学党委副书记，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无人机社团在两所学校都留下了足迹。“老师，我们设计了一款飞行器，能通过断电控制电磁铁，从通道中吸取铁块后投放到远处的筐里，这是不是像物流行业里应用的无人机？”很多次上完无人机课，学生们都会提出自己的设计方案。“孩子们的创新思维、实践探索和团队配合令人惊喜，也很愿意展现出来。”

如今，无人机课堂的螺旋桨声早已穿透山间云雾，化为乡村教育创新的清晰印记。在学生们眼中，飞行器不仅是操控手柄下的机械装置，更是连接科学与想象力的桥梁。“我相信，科学的种子已经深深扎根，等待未来的丰收。”



陈儒带着学生参加比赛。

她从广东追到汨罗，寻母30年

以泛黄相片锁定寻亲，岳阳民警助母女团圆

今日女报/凤凰网通讯员 尹业良 栗思

一张母亲年轻时的老照片，是广东女子李梅(化名)寻亲的唯一线索。母亲早年因家庭变故离开后，30年来从无联系。然而近日，岳阳汨罗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通过一张旧照片，让李梅与母亲黄女士分别30年后再次深情相拥。

一张旧照是唯一线索

故事的起点，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民警同志，我找了妈妈30多年，就剩这张照片了。”今年32岁的李梅来自广东，几天前专程赶到汨罗，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旧信封。她告诉民警，自己1岁多那年，母亲因家庭变故，无奈带着襁褓中的妹妹离开，从此与她和父亲断了联系。后来父亲离世，这张母亲年轻时的老照片，成了家里唯一的念想。

“‘找妈妈’这三个字，我记了一辈子。”李梅说，这些年她没停下寻亲的脚步，翻遍出生医院的旧档案，走访当年的老邻居，还从奶奶模糊的记忆里，

抠出“汨罗”这个关键地名——母亲当年似乎是从这里离开的。抱着一丝希望，她坐上了前往汨罗的火车，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当地警方。

接到求助，刑侦大队民警立刻行动起来。可仅凭一张模糊的老照片和“黄姓”“多年前在汨罗生活”等零碎信息，要在茫茫人海中找人，如同大海捞针。民警先梳理了汨罗及周边县区的户籍信息，再对着老照片反复比对面部特征，几个小时筛查了上百条线索，终于，居住在临县的黄女士进入了视野。

拨通电话的那一刻，听筒里只有“嘟嘟”的忙音。民警没有放弃，又通过社区网格员、村干部

多方打听，终于联系上黄女士的女儿。“我妈妈说过，她年轻时生过两个女儿，后来分开了……”电话里的一句话，让民警心里有了底。

一声“妈”打破隔阂

民警分别向李梅和黄女士核实家庭往事：李梅记得父亲曾提过母亲喜欢唱老歌，黄女士也说自己年轻时爱哼几句；李梅小时候住过带小院的房子，黄女士也能准确描述出当年住处的模样。细节一一吻合，民警知道，这场迟到30年的重逢，该来了。

10月9日，当黄女士走进刑侦大队办公室时，李梅的目光就没从她身上移开——老照片里的

年轻姑娘，如今添了皱纹，但那双眼睛和记忆里一模一样。

“妈”，一声呼唤，李梅的声音止不住地颤抖。黄女士瞬间红了眼，上前一把抱住女儿：“我也找你啊，找了好多次都没找到……”

原来，这些年黄女士也没放下对大女儿的牵挂，曾托人多方打听，还给过去的旧地址写信，但因住址变迁等原因，线索一次中断。直到民警找上门，她才知道，女儿也一直在找她。

随后，民警为母女采集了血样。临别时，李梅和黄女士握着民警的手再三道谢：“谢谢你们，让我们圆了30年的团圆梦。”